

难忘故园

□霍永安

我在故园住到十二岁，便外出求学，毕业后在县城安了家。可那些日子里的细碎，总在某个瞬间冒出来。天不亮母亲就踩着露水去后院摘桂花，回来和新碾的糯米粉蒸米糕。我总蹲在灶台边，看她把米粉筛得匀，胳膊肘轻轻抵着灶台，粉落在瓷盆里“簌簌”响。偶尔有几粒漏在灶台上，她就用指尖沾着塞进我嘴里，甜得沾牙。“慢些晃筛子，粉细了才软和。”她边说边把我的手按在筛子上，温热的蒸汽裹着桂香扑脸，我趁机举相机按下快门——这张“灶台晨光”，成了我摄影的经典之作。

走出家门，便是村口那棵老核桃树。树干得两个大人合抱，枝桠伸得远，夏天能遮大半个晒谷场。傍晚乡亲们都往树下凑：父亲坐石凳上编筐，竹篾在他手里转得飞快，断篾时总用牙咬，嘴角沾着青竹屑，说话时会掉在石凳上；翠花婶子端着针线笸箩，笸箩里总放块薄荷糖，见我举相机凑过去，就摸出一块塞我手里，糖纸蹭手背，凉丝丝的；我们几个孩子围着树跑，比谁先找到蝉蜕。我最得意的是“竹影满筐”那张：夕阳把父亲的

影子拉得长，竹篾在他膝头堆成小山，几片竹叶落在筐沿，刚巧被镜头框住。父亲见了笑：“你这小相机，倒把我手上老茧拍清楚了。”

再往田埂走去，就能看见父亲为我扎的稻草人。那年夏天麻雀偷稻穗，他翻出件旧蓝布衫——袖口磨得发毛，是他年轻时穿的——又找了顶草帽，用竹篾扎架子。我蹲旁边帮缝扣子，线总打结，他就把我的手裹在他手心里，教我“针脚要松，不然扣子会掉”。“给它画个笑脸，麻雀就不敢来了。”他用墨笔在稻草人脸上画两道弯，我赶紧把相机凑过去，拍下它戴草帽、衣角飘着的样子。后来稻子熟了，稻草人身上沾着金黄稻穗，我又去拍了一张，它站在稻浪里，像个守着家的哨兵。

这些年来，我在关于故园的影集中已经夹了三十多张照片：奶奶在院子晒辣椒，红辣椒串在竹竿上，风一吹晃悠悠；雨后石板路，孩子们光着脚踩水，水花溅到裤腿上；月夜田埂，萤火虫绕着稻草人飞，像撒了把星星。我所在的小城很热闹，高楼霓虹晃眼，我用手机拍过很多风景，可屏幕里的桂花没有香，外卖米糕少点甜，怎么

也拍不出老灶台蒸汽的温度，竹篾在阳光下的光泽。

如今再回故园，土坯房变成小洋楼，老灶台换成新式灶台，可老核桃树还在，父亲也还坐在树下编筐，头发更白了些。他看见我，从怀里掏出个竹编水杯，把手磨得发亮：“编好两个月了，你一直没有回来。”我握着水杯，指腹能摸到编时留下的小毛刺。“还记得怎么编？”他递来根竹篾，我学着他的样子转，竹篾却总断，他笑着接过：“竹要削得匀，事要做得稳。”那天我又拍了很多照片：父亲编筐的手，母亲在新灶蒸米糕的背影，田埂上新稻草人——这次穿的是我的旧校服。

闲暇时，我会把照片一张张擦干净，指尖蹭过“灶台晨光”里的蒸汽印，好像还能闻到桂香。母亲在厨房喊“米糕要好了”，新灶上的蒸汽飘过来，和十年前一模一样。相册搁在窗台，相机

镜头对着远处的高楼，可焦距深处，仍是村口那棵老核桃树的轮廓。那些定格的瞬间，是灶台前的蒸汽，是竹篾间的光影，是稻草人衣角飘起的旧时光——它们从未离去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，守在了根的深处。

秋在人间开画廊

□彭晃

晨起推窗，忽觉风里掺了三分薄凉，原是秋已悄至。这初秋不似春之喧闹，夏之炽烈，冬之肃杀，倒像一位丹青妙手，于人世间徐徐展开一卷斑斓长轴。

巷口的梧桐最先感知秋意。叶片边缘已泛起焦糖色，仿佛被时光轻轻焙过。风一经过，便有几片翩然坠落，打着旋儿贴地滑行，发出窸窣脆响。拾起一片细看，叶脉纵横如老人手纹，其间蜿蜒着季节更迭的密码。树下卖糖炒栗子的老伯掀开锅盖，白汽腾空而起，混着焦糖香弥漫整条街巷——这是秋日画廊入口处第一幅带着暖意的风俗画。

信步至城郊公园，秋的笔触愈发淋漓。银杏大道已铺就金色长廊，阳光从枝桠间隙筛落，将落叶染成通透的琥珀。有孩童奔跑着追逐翻飞的叶片，笑声清脆如银铃摇响；长椅上相依的老人披着毛绒披肩，安静看云卷云舒。秋色在此处不仅是视觉盛宴，更将人间温情淬入画框：那对老人霜鬓旁的依偎，恰似两株经霜的老菊，在秋光里沉淀出相守的静美。

最动人的展区却在乡野田间。稻浪翻涌成金色海洋，穗粒饱满低垂，谦恭地向大地行礼。农人穿梭阡陌，镰刀划过处稻秆齐整倒下，留下沁入肺腑的清香。田埂上野菊开得正酣，紫的白的黄的点缀在褐土间，像谁打翻了调色盘。远处晒谷场上，新收的稻谷铺成巨幅金黄地毯，农妇扬谷时扬起一道虹——这劳动缔造的美，才是秋日画廊最磅礴的立体画作。

暮色四合时，秋的创作仍未停笔。霞光将云朵染成绛紫与橘红，群雁列队飞过天际，翅尖蘸着夕晖写下人字诗行。万家灯火次第亮起，窗口飘出糖醋排骨的酸甜香气，与楼下糖炒栗子的焦香交织，勾出俗世最熨帖的烟火气。阳台上晾晒的辣椒串红得灼眼，如同悬挂的丰收爆竹——秋的画廊从不拒斥人间烟火，反将日常淬炼成艺术。

夜深人静时，忽有桂香破窗而入。那香息不似花香甜腻，带着清冷月光质地，丝丝缕缕渗入梦境。推窗寻觅，只见月中桂影婆娑，而人间桂树隐在夜色里，只以暗香绘制无形丹青。方才顿悟：秋之画廊从不在庙堂高阁，它就开在人间烟火处，在每一片脉络分明的落叶里，每一粒饱满的稻谷中，每一声收获的欢笑间。

秋这位画家最懂留白之道。它染红枫叶却不掩松柏苍翠，收获果实亦不阻新芽暗孕。在绚烂与凋零并存的画卷里，它从容讲述着生命荣枯的哲学——凋零是为新生蓄力，收获终将走向播种。当我们踏着沙沙落叶走过长街，其实正行走在永恒的轮回之画中。

凉月西斜时合窗，怀抱满袖秋香。忽然明了：最深沉的秋意不在目之所及，而在心之所悟——那是对时光流逝的敬畏，对自然馈赠的感恩，对生命循环的坦然。秋日画廊终将收卷，但它赠予人间的那份澄明通透，早已渗入我们的血脉魂灵。



小饮乐

新茶清似酒
片刻小贪欢
多事何足虑
苦中才懂甜



万物忙

枝上青衣翠
穗禾忙灌浆
池荷听雨唤
出水试衣忙



杂牌军

队伍很难带
步伐走不快
喊声三二一
路见笑奇怪



制陶匠

抟土手工铸
器从君子出
道于心法立
不困象形殊

红袄漫话

□张文泽/画 冷冰/文

赶海

□郑伯通

踏着月光奔向银河苍茫
那是流星点燃长夜冲撞
时光在掌心刻下千万道锋芒
浪涛正爬上礁岩编织月光
我们举杯痛饮到晨光初酿
任浪花淘尽眼底迷惘
海平面是升起梦想地方
地平线跃起永恒的金黄
潮声里藏着不朽船桨
与你跨越山海击掌回响
披一身倔强撕破风浪
在星空尽头写炽热诗行
四季风穿过炽热的胸膛
美好时光是不灭的无限畅想
在辽阔海岸上放纵追逐
只待那一刻灿烂曙光初上

作品欣赏



草原秋意

□许双福 摄影